

中国

吕思勉

著

通史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中国通史

吕思勉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 / 吕思勉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18-1639-7

I. ①中… II. ①吕… III. ①中国历史 IV. 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0901号

责任编辑 何飞燕

装帧设计 陈章

中国通史

吕思勉 著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960mm 1/16

印张 28

插页 8

字数 416千字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6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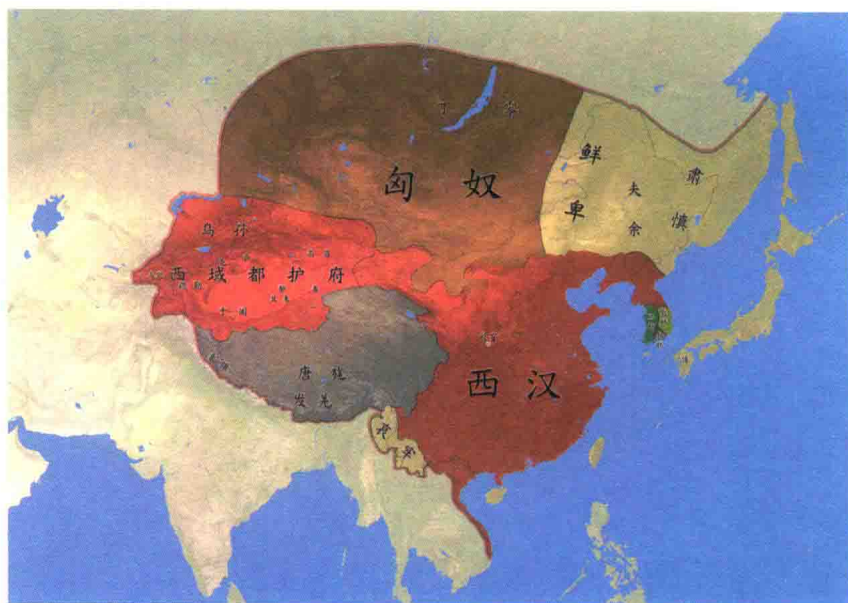
定价 59.80元

网址 <http://www.sqcbs.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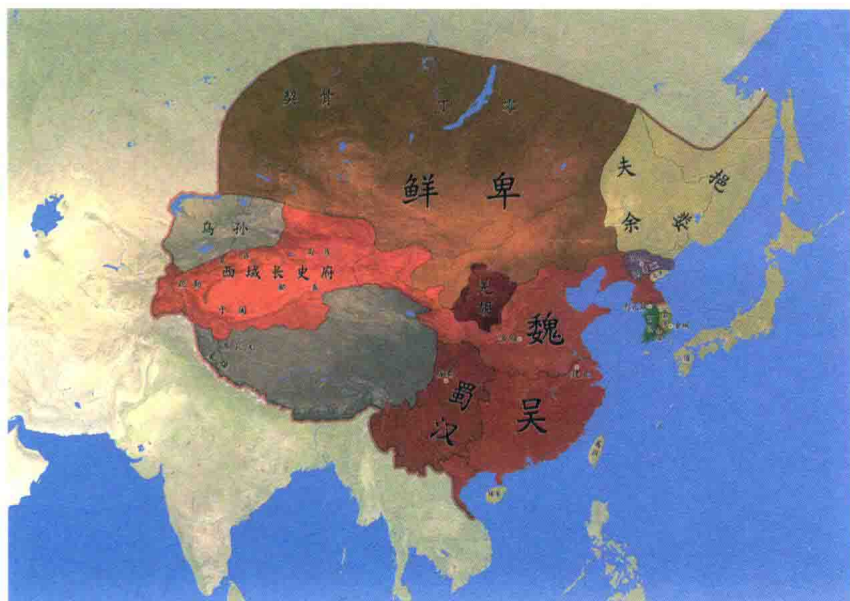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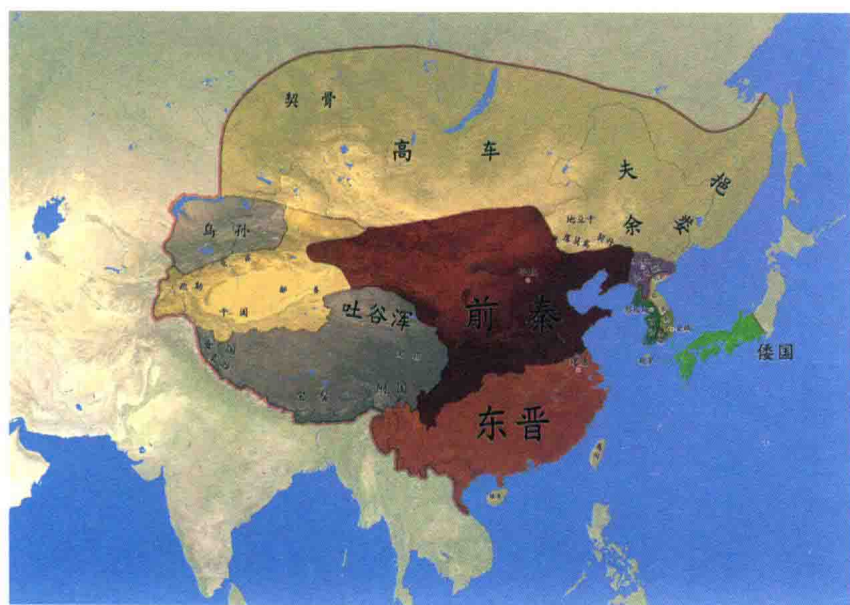
秦后期全图，约公元前212年



西汉后期全图，约公元2年



三国时期全图，约公元262年



前秦、东晋时期全图，约公元38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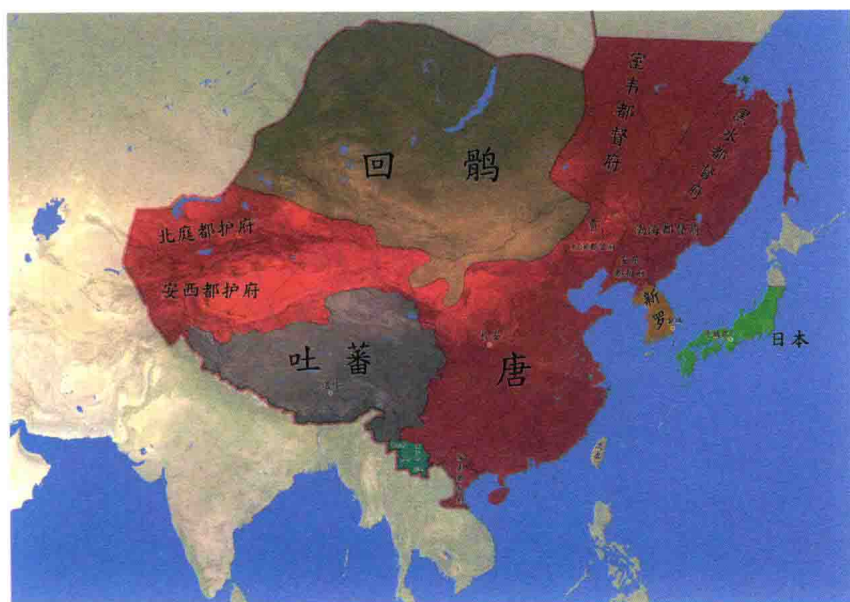
南朝宋、北魏时期全图，约公元44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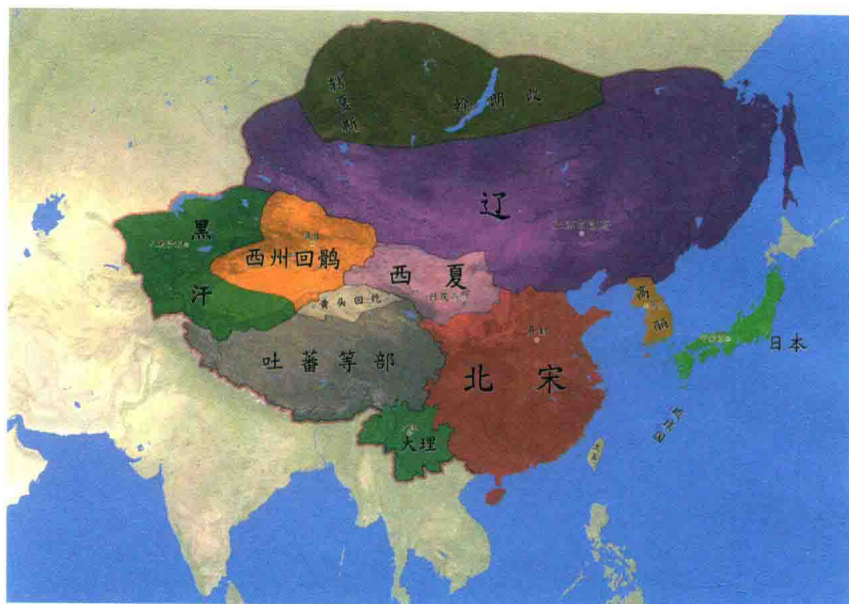
隋时期全图，约公元6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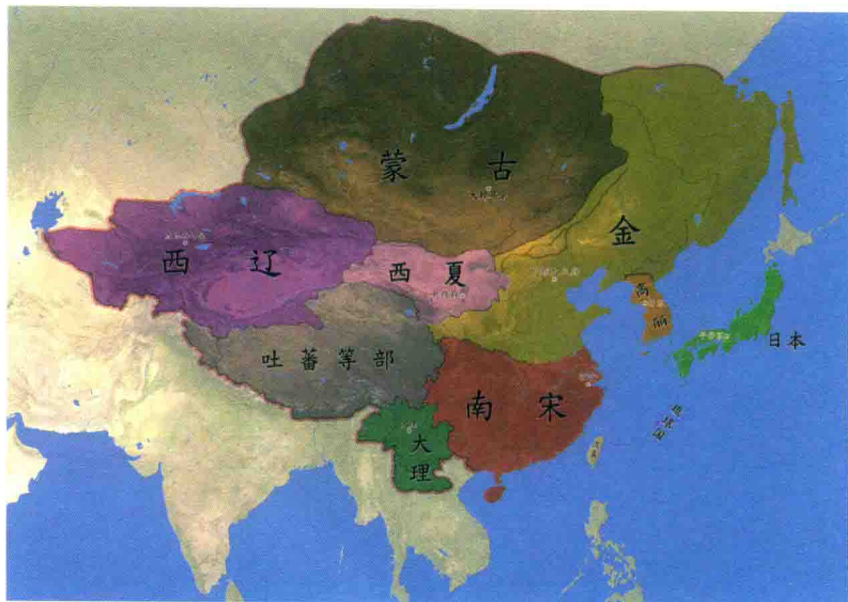
唐时期全图（一），约公元669年



唐时期全图（二），约公元741年



北宋、辽时期全图，约公元11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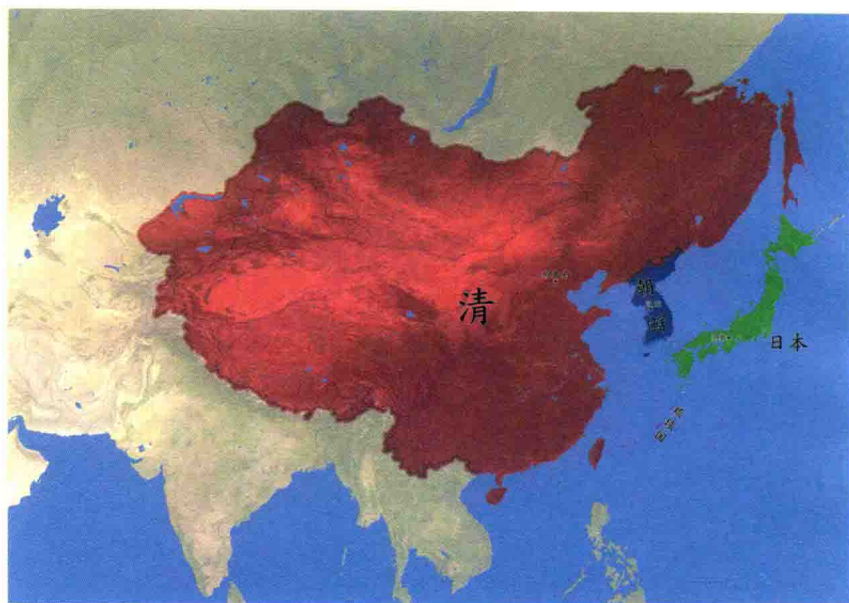
南宋、金时期全图，约公元1208年



元时期全图，约公元1330年



明时期全图，约公元1582年



清时期全图，约公元1820年

中国历代疆域变迁 史图馆绘

编辑说明

1. 《中国通史》原名《吕著中国通史》，分为上册（1940年，开明书店）和下册（1944年，开明书店）。现合为一册，分作上编和下编。

2. 本版《中国通史》以开明书店初版《吕著中国通史》为底本，参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4月繁体横排版。

3. 原书为繁体直排，现改为简体横排，简化原则依据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4. 原书的注释格式，上册为文内夹注，下册为章末注，现统一为文内夹注。

5. 本版《中国通史》尽可能地呈现作品原貌，仅将部分字词、标点按照现代汉语常用用法做了规范与统一，如将“钞写”改为“抄写”、“起原”改为“起源”等，其他如人名地名、概念术语、遣词造句等均未作改动。

目录

上编

自序	001
绪论	002
第一章 婚姻	008
第二章 族制	027
第三章 政体	040
第四章 阶级	053
第五章 财产	068
第六章 官制	085
第七章 选举	097
第八章 赋税	112
第九章 兵制	127
第十章 刑法	145
第十一章 实业	160
第十二章 货币	175
第十三章 衣食	187
第十四章 住行	202
第十五章 教育	216
第十六章 语文	227
第十七章 学术	240
第十八章 宗教	266

下编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277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282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284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291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296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301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305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309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312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317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322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325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329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334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337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341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345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349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355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358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361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365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370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375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379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384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390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395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399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403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409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413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418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423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428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433

自序

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止一百二十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他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抄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谬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吕思勉识。

绪论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他，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作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他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着呢，安能

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然则如何是好？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他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失败者之多，无疑的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呢？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氏》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现，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柢。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